

畫

OUT FRAME 外

月訊 No.007

指導單位 | 嘉義市政府

嘉義市政府文化局

發行單位 | 嘉義市立美術館

地址 | 60045 嘉義市西區廣寧街101號

電話 | (05)227-0016

信箱 | art@ems.chiayi.gov.tw

企劃製作 | 沃時文化有限公司

美術設計 | 理式意象設計有限公司

印刷 | 崎威彩藝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 | 2020年7月

嘉義市立美術館
CHIAYI ART MUSEUM

美街與琳瑯山閣： 關於早期嘉義美術發展的 兩個空間及其故事

文 | 陳韋聿

說起日治時期嘉義美術風氣的興起，最常被提及的焦點，就是位於舊城區西邊的「美街」（今成仁街）。美街舊名「米街」，顧名思義是米穀的交易集散地。商業繁盛的結果，整條街上聚集了一大群商賈，這些富有家庭，也培養出許多工於詩文、擅長書畫的文人子弟。

其實，臺灣許多市鎮，都能找到一條曾以「米」為名、商賈齊聚的街道（比如臺南「新美街」，其舊名亦是「米街」）。不過，日治初期的嘉義美街還有一個頗為特別的現象，就是裱褙店的聚集。這些店鋪除了幫傳統時代的文人裝裱書畫作品之外，也會聘用專門的畫師，為客人製作各種神佛畫像。

按照美術史學者顏娟英的推測：美街之所以出現許多的裱褙店，可能是因為從嘉義進入阿里山、玉山的畫家人數逐漸攀升的緣故。這些畫家停留在嘉義的時候經常舉辦畫展，藉著賣畫來籌措旅費，畫作裝裱的需求市場也因此形成。無論這個推想是否準確，密集開設的裱褙店，確實使得早期的美街集合了諸多畫家與作品，成為整座城市裡最富有藝術活力的所在。

出身於美街的畫家當中，最為人熟知的例子，當屬林玉山。這位創造了許多經典作品的一代宗師，家裡便是在美街經營名為「風雅軒」的裱褙店。林玉山的繪畫之路，亦是由家中聘用的民間畫師所啟蒙（附帶一提，林玉山的兄長英富、弟弟榮杰也都是藝術家）。

另外，雕塑家蒲添生，其父亦在美街經營「文錦裱具店」。師承林玉山的畫家盧雲生，也是街上住戶。還有許多當世知名的文人雅士，其居住處所，也同樣位在這條小而美的街道當中。這樣看來，美街應可說是早期嘉義美術菁英的聚集地吧。

不過，裱褙店畢竟是作生意的商鋪，運作目的是營利，而不是為了推動地方上的藝術發展。美街醞釀起來的文化氣氛，只能說是有利於培養藝術家的基礎環境而已。對於日治時期的畫家群體來說，比較實際的支持，仍舊來自社會上一些有力人士的贊助



陳澄波，《琳瑯山閣》，畫布、油彩，73×91公分，1935（私人收藏、財團法人陳澄波文化基金會提供）

（主要是購買畫作，為畫家創造收入）。而在日治時期的嘉義，最知名的藝術贊助者，當屬「琳瑯山閣主人」張李德和。

張李德和出生於清末雲林的名門大戶。這位漢學根柢厚實的女性文人，在1916年隨著她的醫生丈夫搬到了嘉義市的榮町，之後便逐漸活躍於嘉義傳統知識分子的社群裡，與諸多名士往來唱和。「琳瑯山閣」則是其書房的雅號，有時候也被用來指代她們夫婦倆的整個居住處所。

對於日治時期的嘉義畫家群體而言，「琳瑯山閣」應當是一個令人印象深刻的名字。這是因為張李德和時常廣邀藝文人士到家裡來聚會，在地畫家如陳澄波、林玉山等人也經常是座上賓客。1928年成立的美術團體「鴉社」，以及更晚一些的「墨洋會」，亦經常在琳瑯山閣舉辦活動。用今天的概念來說，琳瑯山閣大概近似一個藝文沙龍。畫家參與聚會，與各界賢達互相交遊、拓展人脈，主人也藉由這樣一種雅集的舉辦，彰顯自己的文化品味。

美街與琳瑯山閣，對於早期嘉義的美術發展而言，是兩個別具意義的焦點。今天，美街的樣貌雖與舊時相去甚遠，但我們還是能夠從街道的基礎格局，遙想當年裱褙店聚集、畫家齊聚的景象。至於國華街上的琳瑯山閣，則早已被合作金庫的磚紅色建築所取代。

人們總說嘉義是個文化底蘊深厚的「畫都」，回顧歷史，這座城市也確實培養了許多才能出眾的藝術創作者。漫步在嘉義的老城區，你還有可能遇見更多與美術史相關的遺址。也許「畫都」的秘密，就藏在這些空間與故事當中，等待你看見。



▲ 成仁街（美街）現況，照片中的「文園裱畫廊前身即為「文錦裱具店」。（攝影：林怡秀）

▲ 諸峰醫院為張錦燦、張李德和夫妻於昭和4年（1929）改建的洋樓，基地位於今國華街合作金庫，昭和20年（1945）5月毀於戰火（照片來源：《嘉義寫真第五輯》）

書店與展場

——日治嘉義的兩種新興藝文空間

文——陳韋聿

插畫——陳瑞秋

在日治時期的嘉義，裱褙店密集的美街，以及名流與文士齊聚的琳瑯山閣，都為藝術家的養成創造了良好的環境條件。然而，除了在地社群之外，一座城市裡的藝文風氣發展，還需要更多有別於傳統時代的新興空間。

現代美術範疇裡的西洋畫、東洋畫、雕塑……

等概念，是二十世紀以後隨教育體系的逐步完善，才在臺灣漸漸普及開來。這個時代的臺灣藝術家，也多半是藉由初等或中等學校的相關課程，獲得美術方面的啟蒙。而在學校以外的地方，美術知識的傳佈管道，就顯得比較侷限一點。

在這樣的歷史情境底下，書店的存在就顯得特別重要。日治時期的臺灣，書籍的出版流通，為知識份子創造了更多元的學習空間。美術方面亦是如此，藉由畫冊、攝影集、藝文雜誌、或者其他各種相關論著，有志於藝術創作的人得以觀摩名家作品，甚至接觸到世界美術的發展潮流。

一九二〇年代以後的嘉義，書店的數量逐漸成長，這些書店也成為藝術家經常走動的地方。比如在地畫家吳梅嶺便經常造訪「桃仔尾」附近（即今日中山路圓環附近）的「山陽堂」，並且購藏了許多美術書籍。據說，他還經常與同屬「春萌畫會」的畫家好友周雪峰分享自己的閱讀收穫。

同時代嘉義的另一著名書店，是創始於一九二五年的「蘭記書局」。雖然「蘭記」的主業應是漢文書籍的出版流通，對外廣告亦以「經史子集、詩文筆記」為首要訴求。但「蘭記」仍舊在廣告裡提及自己的販售項目，包含了「紙筆墨硯、美術圖畫」。可見藝術家群體仍舊可以在「蘭記」這樣的漢文書店裡，找到相關的學習資源。

雖然如此，日治時期的嘉義，書店所販售的美術書籍可能不會比臺北的大型書店來得更多。比如畫家林玉山在年少時候，便期盼著當時在上海發展的西畫家陳澄波，每年能夠趁暑假「帶回來一些中國比較現代畫家的資料」供其學習。林玉山的一席話，除了反映當時他對「融有西畫之長」的傳統繪畫饒富興趣，也可以說明當時嘉義的美術圖書流通，尚不能滿足他對美術新知的好奇心吧。

比起書店，對於藝術家群體而言，更重要的一種藝文空間，應是作品的展覽場地。透過展覽，創作者得以向公眾展示自己對於藝術的理解與詮釋，與此同時，附隨展覽的作品販售，也能為藝術家提供收入。

日治時期的臺灣，藝術作品並沒有常態性的展覽場館。多數時候，



畫展覽會」裡展出。廟會與西洋畫，想像起來真是頗奇妙的組合呢！

限於篇幅，關於「嘉義俱樂部」與其他展覽場地的故事，只能留待另文再述。不過對於嘉義而言，更值得期待的另篇文章，或許是市立美術館的正式開幕。未來，相信還會有更多關於嘉義美術的精彩故事，在這個空間裡繼續發生，敬請期待囉！

比較有規模的美術展覽，經常是借用城市裡的公共建築，比如各地的「公會堂」，應是最常見的例子。而在距今一百年前，當嘉義公會堂（位於今日的中正公園內）落成之後，這個空間也就成了在地藝術家與藝術團體經常舉辦展覽的重要場所。

不過，在公會堂出現之前的嘉義，其實還有一個展覽空間，似乎仍未受到研究者的關注，那就是同樣位在「桃仔尾」一帶的「嘉義俱樂部」。在一九一〇年代的報刊上頭，我們經常可以看到許多造訪嘉義的畫家，到這個場地辦展。比如日後在擔任「臺展」審查員的勝田蕉琴，或者最近即將有一幅《臺灣風景》在北師美術館展出的日本知名畫家西鄉孤月，都曾經在此現身。

除了公會堂、俱樂部，日治嘉義的美術展覽也曾出現在一些有趣的場合。比如一九三三年，即將返臺定居的陳澄波，曾把他在中國創作的許多風景畫，送到「嘉義城隍祭典」裡的「書

蘭記圖書部廣告

本圖書部專辦中華各種書籍如經史子集詩文筆記論說尺牘字典辭源畫譜法帖善書佛經，易星相堪輿地理醫學用書社會交際農產商學畜養園藝諸參攷書暨古今小說紙筆墨硯美術圖畫種類繁多應有盡有運貨精良定價從廉備有詳細目錄以便遠方人士通信選購如 承函索立即寄贈

臺灣嘉義 蘭記圖書部謹啟

贈送善書二十種每種收費二錢

一精神錄

一小學叢歌

一青年鏡

一格言精粹

一二聖經精本

一到光明之路

一寰宇通病

一大哭一場

一雞狀元詞

一勸孝歌

一家庭講話

一菜根譚

「蘭記書局」在1928年初版的《鳴鼓集初續集》裡刊登的廣告。轉引自丁希如，《日據時期臺灣嘉義蘭記書局研究》（王榮文提供）（臺北市，元華文創，2017），頁129（圖：陳韋聿提供）。



日治時期的嘉義公會堂，戰後改稱中山堂，1982年規劃改建為今日的中正公園。
（圖片來源：《嘉義寫真》第四輯，原照片提供者：黃盈彰）

